

唯良的愛

蕭 颯 著

212 庫文歌九

蕭
颯 著

唯良的愛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翻
印
必
究



有
著
作
權

唯良的愛

WEI LIANG'S LOVE

元 100 幣臺新 價 定

◎ 庫文歌九

著 者：蕭 颯

校 對：陳 素 芳·林 文 星

發行人：蔡 文 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68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

臺北市郵政三六——四四五號信箱

電 話：七五二六五六四·七八一七七一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一二二九五——一號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

印刷所：國裕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寶興街68巷10號

電話：三〇九一〇〇三·三〇五〇八五六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

十三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二十日

(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或頁缺)

ISBN 957-560-058-4

蕭
颯
著

唯
良
的
愛

681397

九
歌
山
版
社
印
行

目 錄

唯良的愛.....	七
給前夫的一封信.....	五
附錄：從清溪到海洋（李元貞）.....	三
香港親戚.....	二七
附 錄	
時代的抽樣.....	劉紹銘.....一八

唯良的愛

安萍去療養院看安玲。安玲仍然面對著那隻，不過簡單雕刻了朵牡丹的舊式木製梳妝盒，一下又一下的梳著長髮。

姊妹倆早就無話可說。事實上，從發生了那樣事故之後，安玲就不曾開口說過任何一句話。

坐久了，安萍爲了舒緩胸中那口氣悶，緩緩站起身，走近窗臺。窗外是一片閃爍炙烈的太陽光，映著草坪和花樹呈著晶亮晶亮的翠綠。

整件事情，還有誰比安萍更清楚呢？唯良她們從小認識。唯良父親早死，母親改嫁，她自己結婚之後，最最害怕的，就是再次失去所愛的一切——丈夫、兒女，

和家。於是生活對唯良來說，到處充滿了恐懼，她害怕農藥、害怕汙染、害怕輻射塵、害怕凶殺……更是……害怕丈夫外遇。可是，它就是發生了。

那天下午，差不多四點多鐘，唯良從幼稚園接了念大班的女兒和小班的兒子回家，剛從冰箱拿出用報紙包起擱放了五、六天的青菜——因為害怕蔬菜殘留農藥，她都要放置幾天後，才取出食用。有人按門鈴，唯良濕著雙手出去客廳應門，出現在電視對講機小畫面上的，是個三十多歲的女子，看著有些面熟。

「請問，戴唯良是不是住在這裏？」

「是……」唯良懦懦的，她向來小心提防陌生人：「妳……那一位？」

「小良，我是安萍啊！」

唯良的訝異大過了驚喜。她和安萍從小住一個眷村，兩家門對門，安萍和唯良小學同班，初中、高中的時候也玩在一起，直到唯良高二那年父親車禍過世，才隨母親改嫁搬出眷村，兩家就此少了往來。

唯良打開不鏽鋼大門，笑著：

「怎麼會是妳啊？我媽那裏問的地址？」

「要問還不容易。」

安萍穿了套亞麻淺褐色的褲裝，進門便連聲的讚歎：

「啊！家裏佈置得好漂亮，都是古董。」

所有第一次來家裏的客人，都是這麼說。唯良的客廳裝潢普通，大扇的落地鋁門窗，米色水泥漆牆，和淺灰的羅馬地磚，中間鋪了張大波斯地毯，再配些綠色闊葉盆栽。可是陳設的家具卻不一樣了，半廳的黃花梨太師椅，牆角的檀木貴妃榻，還有利用木雕加工裝配了玻璃面的四方大茶几，飯廳另有八仙桌，電視音響則都架在烏心石木雕刻的長供桌上。因為經過刻意設計，所以整體上並不古舊，反而表現得十分現代。

「我先生做古董家飾生意，他喜歡弄這些，我只管打掃。」唯良說。

「現在有錢家裏，都流行這個。」

「吃灰得厲害，小孩又亂搞，麻煩哪！」

「先生店就開在附近？」

「走路十分鐘。」

唯良實在猜不出安萍的來意，她叫出女兒和兒子跟阿姨打招呼，又從冰箱倒了蘋果汁給安萍。

「妳倒沒怎麼變，」安萍接過玻璃杯：「我最近老覺得自己一點一點的變老，好像感覺得出來一樣。」

「女人過了三十歲，誰不這樣？」

唯良隨口應著。而事實上，她真的覺得安萍是老了，比十七歲的時候老了好多，眼角笑起來皺紋好幾摺，臉上皮膚就是上了粉，也是掩飾不了歲月的。

「妳媽還好吧？」安萍問著。

「老樣子，范媽媽呢？」

「遷住從前那兒，沒搬。我離婚的事，你知道吧？」

唯良搖頭。安萍倒不怎麼在意，笑笑：「後來就帶了兒子跟我媽住，好幾年了。」

安萍說著，更欠近了唯良些，道：

「小良，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……有些話，我，就直說了。」

唯良一直就預感著什麼不妥，她有些擔心，勉強笑著：

「說啊！」

安萍也是好爲難，半天才僵硬的說著：

「是我妹妹，妳還記得？」

「安玲和安珏。」

「小的結婚了，是老二安玲。妳們搬走的時候，她才念國中。」

「那年我們高二，聽說妳後來，也考上三專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剛才，說安玲怎樣？」

安萍又是一笑，娓娓的從頭說起：

「安玲從小喜歡跳舞，其實，跳舞那一行，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，小時候拿獎狀、參加比賽第一名……我們全家都指望她會有點出息，我爸媽標會供她念大學，學跳舞。唉，原來出了社會，那些第一名都不管用，畢業好幾年了，也一直沒混出什麼名堂……現在，在家舞蹈班上課——教跳舞，同學開的班，人家裏有錢。就在你們附近，我也去練過什麼有氧舞蹈，……」

唯良實在想不出會跳舞的安玲跟自己有什麼關係。她點頭應著：

「那，很好啊！」

「就是不太好……」安萍臉色更尷尬了：「不知道怎麼搞的，她會跟妳先生認識。」

唯良這才一下全身燥熱起來，她用手臂按了按額頭滲出的汗水，才六月初夏，不過她還是站起身去開了冷氣。

安萍坐在原處，眼睛隨著唯良移動，有著不忍，但已經不能不說了：

「我也是，才曉得……今天來……嘖！我自己吃過虧，安玲這樣，我當然生氣……可是，誰叫她是我妹妹。……安玲說，妳先生不肯跟妳提，希望，我來勸妳，

成全她……」

唯良又重新坐了下來，用她出著汗的手心，來回摩擦著太師椅的手把，但那隻左手卻怎麼也控制不住的打著抖。

安萍歎口氣，輕輕按住唯良的左手：

「妳還這個毛病，一激動左手就打顫。……小良，妳相信我，雖然我來是安玲的意思，可是我不會幫著安玲這樣，介入人家家庭是不道德。我倒希望妳能好好跟先生談談，把問題解決，讓安玲死了心。她也二十七歲了，事業談不上，感情也處理得一團糟……不是辦法。我是真的，希望，大家都好啊！」

2

送走安萍，唯良就一直站在陽臺，手裏捏著安萍那印著西餐廳經理名銜的名

片。她久久不能動彈，始終無法相信這樣的事實。

「不去接爸爸嗎？」

女兒推開鋁門窗，探出頭來問著。她已經六足歲多，馬上要上小學了，一臉愁甜，不怎麼長心眼的樣子。唯良看著女兒，更覺得這樣的事情難以承受了。

女兒見她沒有反應，繼續催促著：

「問妳要不要去接爸爸？」

「嗯，好，叫弟弟。」

六點鐘去店裏接爸爸，已經成了他們母子的每天日課。除非偉業去南部看貨，或是另外有應酬，通常都是這樣母子三人走上十幾分鐘路，去接爸爸回家一起吃晚飯。

偉業偶爾也會去一趟中、南部，是那邊的中盤商找到不錯的東西，打電話上來問要不要看？至於應酬……唯良一點一點回想著，最近幾個月，確實比從前要多些，說是和人談出口生意，看看在洛杉磯做有沒有可能，總說去酒吧喝酒，十二點一過，也就回家了……